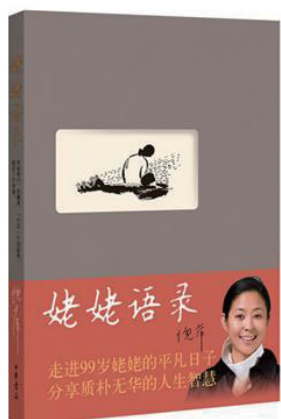


# 倪萍：我一生没有喊过“爸爸”



作者:倪萍  
出版社:中华书局

多么让人心碎的一件事,她一生都在努力地让我叫出一声“爸爸”,可我就是发不出这个声音。

我的自私、我的狠也是我至今纠结的一个点,不能自我说服的一个谜。多大的过节、多大的委屈、多大的灾难我都可以化解,都可以承受、都可以改变,为什么这么小、这么不是事儿的事儿在我一生中就无法改变,就是一个事儿呢?

父亲在他不该去世的年纪,早于姥姥一年走了,他才七十四岁啊。父亲是因脑溢血而住进医院的,从发病到去世的一个月里一直在重症监护室睡着。我是在他睡着的时候和他见的最后一面,所以也不能叫做见面,因为父亲不知道。

又是哥哥通知的我。躺在最先进的病床上,父亲像个婴儿一样,脸红扑扑的,甜甜地睡着,脸上有些笑容,似乎有些知足。我和哥哥一人拉着他的一只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,一个儿女双全的父亲“幸福”地躺在那儿,多么大的一幅假画面。父亲幸福吗?我们是他的儿女吗?

一生只有这一次拉着父亲的手,这么近距离地看着这个给予我生命的父亲,心里的那份疼啊,真的是折磨,人生的苦啊,怎么会有这么多?这么不可想象?更不可想象的是父亲这么些年是怎么和这些遥远的儿女相处啊?她这个女儿又做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职业,不管你喜不喜欢,隔三差五地她就要“满面春风地走进千家万户”。

父亲啊,父亲现在的妻子啊,父亲现在的儿女啊,又以怎样的心情面对电视上的这个倪萍啊?

父亲怎么会忘记,他这个女儿原来叫刘萍,还是奶奶给起的这个名。母亲当时还说萍字不好,浮萍,飘摇不定,应该叫“平安”的“平”啊!

我断定,我做了多少年主持人,父亲的心就被搅了多少年。

父亲是最早买电视机的那拨人,因为听说“我在电视上工作”,父亲把电视搬回家,等于把女儿搬回了家,多么硬邦邦的父女关系啊!

我恨自己,一个一生都不曾喊过爸爸的人还有脸坐在这儿,爸爸你为什么睁开眼睛骂我一顿?人生就是这么残酷。主治医生来查房,“你们试试,不停地叫他,叫他爸爸,他也许会苏醒,脑干的血已凝固了一半儿,或许奇迹会发生”。

叫爸爸?我和哥哥都懂了,此时亲人的呼叫可能比药物更管用。哥哥不停地喊:“爸爸,我和妹妹都来了,你睁开眼睛看看,左边是我,儿子小青,右边是妹妹小萍,爸爸……”

我不相信我没喊爸爸,我喊了,爸爸没听见,任何人都没听见,因为这个“爸爸”依然没有声音。爸爸,我只是双唇在动,我失声了,心灵失声了。一生没有喊过爸爸,最后的机会都让自己毁了,我是天下最不女儿的女儿。我恨自己!

心中有怨恨吗?没有啊。从懂事起姥姥传达给我的那个爸爸就已经让我不怨恨了,爸爸生前我也按常人的理性多少次地去看他,给他送钱。出口欧洲的羊绒衫,因为爸爸喜欢它的柔软宽大,我一买就是十几件;儿子会跑了,我还专门把他从北京带去给姥爷看。该做的好像都做了,但真正该做的我知道,却没做,从来都没做。叫一声爸爸,叫不出。

真的,我从没有缺失父爱的感觉,男人、女人在我成长中没有什么差别,舅舅、姨、姥姥、姥爷一如父亲母亲一样地爱我。小时候看电影、赶集,凡是人多的地方,我一定是被舅舅扛在肩上,站在最高的地方,我们看戏,人们看我们。累了、困了,不是舅舅背着就是舅舅抱着。

即使离开水门口到青岛上学了,每年寒暑假大舅都来青岛和我们在一起过,钱不多的大舅总是花光最后一分钱才离开青岛。我和哥哥跟着大舅这个大男人吃过最好的饭店,穿过最好的衣服。我记得大舅有一年春节光钱包就给我买了四个,原因就是我们班上有个叫姜敏怡的同学,她爸爸给她买了两个钱包。

长大了才知道,全家人都用心地在扮演着爸爸的角色,至今这几个舅、姨在我心中都是那么亲、那么有力量,不能不说这是姥姥的良苦用心啊!

报答,报答不了的是恩情啊。舅姨的儿女们都如他们所愿,我们像一家人、一奶同胞一样地生活在一起。我能够做什么呢?出钱让舅姨他们游山玩水,前些天刚从台湾回来,国内玩够了再去国外,可这一切一切都报答不了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啊!

全家人都一直在帮我,从小到大、从过去到现在。我忘不了,因为这是一碗米给我吃了,他们饿肚子;而现在我帮他们是一锅米我吃不下了。

爸爸其实也一直在帮我,我能够报答的只是叫出一声“爸爸”,却没有做到。

家里第一次装上电话,姥姥就曾偷偷地给爸爸打过:“我找刘世杰同志。”没有文化的姥姥在“外交”场上也称职了。

一定是听到“刘世杰同志”的声音了,姥姥一把捂住自己的嘴,老泪纵横。“我挺好的,萍儿也好,青儿也好。萍儿走道那个小身子骨和你一模一样,那个脸盘和她奶奶一模一样,那个儿头一看就是你们老刘家的人,那个睫毛毛和她

姑姑世美一模一样。来和萍儿说句话吧!”我摆手拒绝。“哦,上茅房了……”

事后姥姥说:“人家你爸一听我这音儿就叫了一声妈,我这个心一下子就被这声妈叫空了,有情有义的人啊!”

善良的姥姥啊,恨不能把我和爸爸说成是一个人,只是一大一小。

以后的很多次偷偷打电话,姥姥只有一个目的,抚平爸爸缺失儿女的心,填补我和哥哥缺失的父爱。

姥姥啊姥姥,心里承载的东西太多了,对我们成长的滋养都是“润物细无声”。小时候不觉得,慢慢长大了,才知道一切善良、宽容、忍让都不是与生俱来的,血脉里流淌的美好都是一点一滴的给予积聚的。真的,我从不憎恨父亲,对于父亲后来的一家,从妻子到儿女,我和哥哥都充满了感激,感谢他们给予父亲的那份真爱和照顾。

妈妈其实也是一块儿抹着辣椒的糖果,那么多次的电话妈妈一定是知道的,每月电话单里的那个号码妈妈从没问过。善良的一家让我学不会憎恨,学不会报复,学不会整人、治人,这不都是我的财富吗?

安葬爸爸的时候,是我记事后第一次见到了“爷爷、奶奶”,墓碑上贴着他们的照片,写着他们的名字。英俊的爷爷、漂亮的奶奶着实让我吃了一大惊,体体面面地坐在那儿,让我有了一些说不出的亲近感。村庄里来了好些人,他们看着我,我看着他们,无数的手机、相机举在了我面前,我不知所措。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,却也没有陌生感。远房的大哥安排几十人的大宴,我却逃离了餐桌,堵了几十年的这颗心呀就快跳出来了。我必须逃脱,我怎么有脸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被敬酒啊?

八十岁的姑姑一直拉着我的手,我像个木头人一样被拉来扯去的。我是谁?是这个村庄的人啊,是爸爸刘世杰的女儿啊,我从心底里叫了一声爸爸,我不能断定这次出声了没有。

爸爸的去世姥姥并不知道。生病的最后日子,姥姥还嘱咐我:“有空多去看看老刘。”估计姥姥对我此生叫出一声“爸爸”不抱任何希望了,否则她该说:“有空多去看看你爸爸。”

■摘自《姥姥语录》



小说连载

## 大变局

许西亭不动声色。这趟设计本身也是相当的冒险,随时可能穿帮。不过,这与他的出生入死相比,又算得了什么呢?再讲这件事情不做,他心里永远都摆不平。“宁香,这桩事情急不得的,依等我消息吧。”

一个月后,天气已经热起来。周天功接到宁香约请,要他马上去她府上一趟,有要紧事情商量。

周天功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宁香了,只听说她找了一个在洋行里做事的男朋友,看上去满般配,周天功也不好过问,心里好像很宽慰,其实是隐隐失落忧伤的。然后他就斥责自己:“管依啥事情,依又要怎么办呢?”

整整一年多,周天功压力很大,劳格的债务,银行的贷款,工厂的周转,儿子生下来,家里又多了一档子事情。还好,宁香倒不来有事没事找他发脾气了。生意上的事情,周天功真正是忙得两脚朝天,所幸生意情况大好。劳格那里钞票常常是先付过来,只等着棉布运过去。欧洲那边,仗正打得昏天黑地,法租界公董局因为法国将军霞飞在战场上屡建奇功,上个月竟将宝昌路改名为霞飞路了。周天功不管这些,只是在盘算,在棉花已经涨价不少的情况下,是否还要大宗吃进。

赶到宁香蛮气派宽敞的公寓房子里,招呼坐下,女佣端上茶来,闲聊了几句,宁香讲要进去拿一样东西。周天功就站起身来闲走两步,蓦然之间就看见玻璃橱里端端正正摆着一张旧报纸,十分地眼熟。然后宁香就出来了,她神情有点拘谨,手

里拿了一叠“托管合约”,交给了周天功。当时许先生交给她看的时候,密密麻麻七、八张一半中文一半洋文的文书,她一下子就晕了。许先生又讲,这个事情只要她一个人做主张,然后签字落章就可以了。可是宁香想了两天,觉得还是要跟周天功先讲一讲。

周天功不识洋文,可是“泰德托管”这几个汉字,他还是看得懂,并且一下子就懵了。连忙翻到最后落款,乙方“瑞记洋行”的“许臻伯”时,一时间几乎灵魂出窍。突然,当年一个深夜,老城厢靠近外马路的一条马路上夺命追杀的一幕重现眼前。他将许西亭拉进黑弄堂,脱下马甲换了他的丝绸马褂,只是忘了取出口袋里的报纸,后来,哨长在他面前刀光一闪,他就成了“周天功”。

宁香看到周天功面孔一下子脱色,整个人惊呆了,委实觉得有点过意不去,“周厂长,托管以后嘛,厂还是依去管的。”

周天功却还是回不过神来,宁香就有点气恼,声气却又有些凄切,“我是一个女人家,总归要寻一个靠山的。”

周天功缓过神来,看着宁香说:“这个事情,当然是董事长做主,这份合同,我先带回去仔细看一看,到时候也好做个安排,毕竟工厂杂七杂八,事情很多。另外,叶先生不管哪能,也是一个股东,这个事情,也应该跟他去讲一讲。”

宁香舒了一口气,说“好的。”

叶毓川其实对自己百分之一的股份,并不上心,不过要讲到许西亭,就不一样了。3月里的时候,张园四万人集会反对“二十一条”,人山人海,叶毓川又在这个

地方碰到了参与布置会场的曹可宜。曹可宜非常机密地告诉叶毓川,许西亭回来了。

曹可宜结婚那天,许西亭送来一只花篮,让曹可宜心惊肉跳。信笺拆开一看,竟是宋教仁领导的时候许西亭加入国民党的党证,这立即就让人想起了当时两国结伴一起的各种意气风发、风风雨雨。许西亭拿这个送给她,意思也就是,两人不成夫妻,却还是同志、朋友。曹可宜当场就心潮澎湃,热泪盈眶。而她本来就是个性新潮,不安于室,而热衷于“同志”情谊和交际的。

叶毓川告诉曹小姐,自己与许西亭已经碰过头,还争辩了一场。

曹可宜就激动起来,正色坦言道:“叶先生,我觉得事情是用不着再争的了。依原来讲中国只有立宪,后来共和了。袁世凯杀掉宋教仁,你们倒帮着袁世凯说话,现在他要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,做卖国贼不算,还要做皇帝,你们又怎么讲法呢?”

一席话连珠炮一般,讲得叶毓川无法自辩,难圆其说,只好摇头不争。

到了6月,圣约翰大学一个老师翻过兆丰公园围墙,打开园门,50名中国学生随即进入洋人专属的兆丰公园,“公园是属于公众的,学生就是公众。”叶毓川正在为这场风波呼吁交涉的时候,接到了张馨的约请。

张馨是5月辞去北洋政府的职务,回到上海的。叶毓川当时要去拜望,怎奈张馨实在太忙,无暇分身。

回到上海后,张馨连日与唐绍仪等人密商要事,又暗中运筹联络,他们现在的主旨,就是竭力要让英、日等国认识到,袁世凯一旦称帝,中国的内乱内战必然发生,届

时他们的利益也必将受到损害。之前张馨已经致信袁世凯,说“解散国会、改总统制”等,已经在国内外引起“帝制复活”的流言,并且将会诱发新的动乱。他借用苏轼的话:“操网而临渊,自命为不取鱼,不如释网而人自明也。”

一年不见,张馨又多显心力交瘁之老态了。张馨与梁启超一样,曾经竭力维护袁世凯,但是现在终于彻底绝望。与张馨的会面,开门见山,直入话题,叶毓川直接请教直曹公,解决当下袁世凯走向帝制之危局的办法。

张馨说,目下看来,也许只有英、日等国出面阻挠,袁世凯有所忌惮,才能避免中国的帝制复辟,然后再图长远。

叶毓川心情沉重地说,就算英、日等国阻挠,袁世凯放弃称帝,继续做他的大总统,这样的国事还有何不同?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,就要有公开的手段,如果只是宣言申张,隔靴搔痒,何须重建政党?如果赞成武力手段,那么其与中华革命党又有什么不同?

张馨沉吟许久,问,叶先生有何见教?叶毓川提出,现在的局势,正是建设政党的历史时机,立即重组重建政党,首先是要让它成为一个旗帜鲜明的反对党。

然而当时的进步党,因为反对革命“暴烈派”,支持袁世凯执政,现在已经声名狼藉,人心涣散,形同瓦解。那么,能不能重建“民宪党”呢?

张馨叹了一口气,重建政党,谈何容易。民宪党,维护《临时约法》,维护宪政体制,再加上如今的公开反袁,那么其与孙中山、宋教仁的主张有何不同?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,就要有公开的手段,如果只是宣言申张,隔靴搔痒,何须重建政党?如果赞成武力手段,那么其与中华革命党又有什么不同?

(未完待续)